

涑水記聞
附補遺

二





漢水紀聞

二

國
老
談
苑

王君玉
編

中
華
書
局

四庫全書提要

國老談苑二卷。舊本題夷門隱叟王君玉撰。考陳振孫書錄解題。宋史藝文志。作國老閒談。卷數與此相合。而註稱夷門君玉撰。不著其姓。然則此名後人所改。王字亦後人所增也。是編所紀。乃宋太祖。太宗。真宗三朝雜事。於當時士大夫頗有所毀譽。尤推重田錫。而貶斥陶穀。其餘如馮拯諸人。俱不免於微詞。雖開或抑揚過情。而大致猶據實可信。如范質不受賂遺。資儀議令皇弟開封尹署敕。趙普請從征上黨。曹彬平蜀回。囊中惟圖書諸條。宋史皆採入本傳中。他亦多敘述詳贍。足與史文相參考。惟記太祖清流關之戰。謂臨陣親斬僞驍將皇甫暉。不知暉兵敗見擒。送壽州行在。周世宗尙賜以金帶鞍馬。因創甚。不宜治而死。並非戮之陣前。又謂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鐘。遂爲定制。案滁人一日五時鳴鐘。乃後人感暉之義。以資追薦。亦非爲太祖助戰而起。此則傳聞之譌異。未可槩從。至謂太宗嚮用老成。寇準欲求速進。遂餌地黃蘆朮以求白髮。恐準亦未必至是也。

國老談苑卷第一

宋 夷門隱叟王君玉編

太祖嘗語趙普曰。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。何術以革之。普曰。列郡以京官權知。三年一替。則無虞。因從之。開寶中。御廐新調御馬成進。太祖御宣政殿親閱時。太宗尹天府。亟召之。既至。俾自殿陞乘之。太宗固辭。以人臣之禮不可。上勉之。不從其懇。已而目送之。且語左右曰。令公真他日太平天子也。太祖以范質寢疾。數幸其家。其後慮煩在朝。太止令內夫人問訊。質家迎奉器皿不具。內夫人奏知。太祖卽令翰林司送果子牀酒器凡十副以賜之。復幸其第。因謂質曰。卿爲宰相。何自苦如此。質奏曰。臣向在中書。門無私謁。所與飲酌。皆貧賤時親戚。安用器皿。因循不置。非力不及也。猥蒙厚賜。有涉近名。望陛下察之。尋薨。開寶中。因相位乏人。太祖累言。如范質真宰相也。嗟悼久之。

太祖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。御宴旣罷。著乘醉喧譁。太祖以前朝學士。優容之。令扶以出。著不肯退。卽趁近屏風。掩袂慟哭。左右拽之而去。明日。或奏曰。王著逼宮門大慟。思念世宗。太祖曰。此酒徒也。在世宗幕府。吾所素諳。況一書生。雖哭世宗。能何爲也。

太祖曰。周世宗征淮南。太祖總軍政。然分部之制。稟於世宗。時宣祖不豫。是役當淮將皇甫暉之敵也。宣祖憚之。密請移軍。上告以世宗之命。遂止。上翌日。脩戚奪志。以圖報効。挺身死戰。血濡袖。旣而擒。

暉淮南平。上功居第一。王業肇於是矣。向若苟私循軍移。世宗有命。則得禍無類。又安能建不拔之基。以延祀於萬世者乎。

太祖提周師甚寡。當李景十五萬衆。陣於清流山下。士卒恐懼。太祖令曰。明日午常破敵。人心遂安。翌日正午。太祖果臨陣。親斬僞驍將皇甫暉。以覆其衆。是時環滁僧寺。皆鳴鐘而應之。既平。鳴鐘因爲定制。趙時進滁州午鐘記。

太祖嘗暑月納涼於後苑。召翰林學士竇儀草詔。處分邊事。儀至苑門。見太祖岸幘。跣足而坐。儀即退立閣門。使督趣。儀曰。官家方取便。未敢進閣門。使怒而奏之。太祖自視微笑。遽索御衣。而後召入。未及宣詔意。儀奏曰。陛下新卽大位。四方瞻望。宜以禮示天下。臣卽不才。不足勸聖廟。臣恐賢傑之徒。聞而解體。太祖默容謝之。自後對近臣。未嘗不冠帶也。

太祖將親征潞賊李筠。詔留後呂餘慶趙普於京師。普因私謁太宗於朱邸。且曰。普託迹諸侯十五年。今偶雲龍。變家爲國。賊勢方盛。萬乘蒙塵。是臣子効命之日。幸望啓奏此誠。願軍前自効。太宗卽以聞上。太祖笑曰。趙普豈勝甲冑乎。因謂太宗曰。是行也。朕勝則不言。萬一不利。則使趙普分兵守河陽。別作一家計度。及凱旋。第賞宰臣撥官。太祖曰。普有從朕伐叛之勳。宜當加等。於是授侍郎樞密使。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。時學士盧多遜獨直。上行與語。引入寢殿。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。謂多遜曰。爾在外。意朕豐侈耶。朕用此。猶常愧之。

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。左右或啟曰：「今日苦寒。」上曰：「天下民困，是寒者衆矣。朕何獨溫愉哉？」太宗嘗幸龍圖閣閱書，指西北架一漆函，上親自署論者，謂學士陳堯咨曰：「此田錫章疏也。」已而愴然久之。

太宗一日寫書，筆滯，思欲蘸硯中宿墨，顧左右咸不在，因自俯銅池滌之。既畢，左右方至，上徐顧曰：「爾輩何處來？」

太宗志遠儉謹，每居內服，澣濯之衣，或有穿者，則命緝補以進。

太宗退朝，常以經籍自娛，所閱之策，以帕裹，小黃門待之。巡行殿簾畢，以爲從藥糊之須，率皆副焉。又以柏爲界尺，長數寸，謂之隔筆簡。每御製，或飛宸翰，則用以鎮所臨之紙。

真宗初卽位，暇日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。禹偁奏曰：「夫進賢黜不肖，開諫諍之路，彰爲誥命，施之四方，延利萬世，此王者之文也。至於雕織之言，豈足軫慮思，較輕重於瑣瑣之儒哉？」願棄末務，大以成宗社之計。上顧曰：「卿愛朕之深矣。」

真宗在朱邸時，諸王競營殿山，堯王山成，合宴以賞。真宗預焉。酒方洽，王指爲侍讀姚坦曰：「是山崇麗乎？」坦曰：「聚血爾，何山之謂也？」昔年夏侯嶠爲宛丘令，田賦充而邊督刑之血，日沃于庭。此山之工，實倍彼賦，非聚血而何？上不懌而輟宴。還第，乃去山爲壁，寫儒行篇。他日對而命宴，坦叩頭謝曰：「非英賢何能及此？」太宗聞之，意有屬焉。

真宗在東宮。一日。太宗勸令學草書。乃再拜曰。臣聞王者事業。功侔日月。一照使隱微盡曉。草書之蹟。誠爲祕妙。然達者蓋寡。儻臨事或誤。則罪有歸焉。豈一照之心哉。謹願罷之。太宗大喜。顧謂之曰。他日之英王也。

仁宗在儲宮。真宗慎擇官僚。皆難其人。魯宗道時作正言。慷慨敢諫。忽一日便坐召對。真宗曰。太子天下之本。當得正人輔之。令以付卿。其志心以導吾子。宗道退讓。敦獎遣之。翌日除右諭德。

仁宗既卽位。每朝退。多弄翰墨。一日學書。適遇江陵王欽若奏章上達。因飛帛大書王欽若三字。旣罷。左右取之。呈於太后。是時欽若有再命相之議。太后遂令中使合其字。緘爲湯藥。馳驛以賜欽若。卽口宣召之。欽若至闕下。故寂無知者。

周世宗在漢。爲諸衛將軍。嘗遊畿甸。謁縣令。忘其名令方聚邑客蒲博。弗得見。世宗頗銜之。及卽位。令因部夫犯賊數百疋。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。世宗曰。親民之官。賊狀狼籍。法當處死。質奏曰。受所監臨財物。有罪止。賊雖多。法不至死。世宗怒厲聲曰。法者。自古帝王之所制。本以防姦。朕立法殺二賊吏。非酷刑也。質曰。陛下殺之卽可。若付有司。臣不敢署勅。遂貸其命。因令今後犯者。並以枉法論。質乃奉詔令。刑統中強率斂入已並同枉法者。是也。質之守正不回。大率如是。

范質在中書。急於給品人物。凡清資華級。未嘗虛授於人。延士大夫講貫世務。以觀器識。顯德中。殿中侍御史柴自牧。石補闕裴英。同謁質于中書。質語及民間利病。因謂自牧曰。嘗歷州縣乎。自牧對以數任。

職事。次問英。英唐相贊之後。以門地自負。乃曰。徒勞之役。惟英偶免。質怒責英曰。質雖不才。備位宰相。坐政事堂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。非戲言也。浮薄之徒。安可居諫署。英慙懼而退。明日質具奏其事。英遂授散秩。

趙普在中書。每奏牘事有違戾。太祖意者。因請之於上。或拂之於地。普緩拾之。振塵以獻。有及再三者。理遂而已。

曹彬初尅成都。有獲婦女者。彬悉閉於一第。竅度食。且戒左右。是將進御。當密行之。泊事畢。咸訪具親以還之。無親者。備禮以嫁之。彬平蜀。回輜重甚多。或言悉奇貨也。太祖令伺之。皆古圖書。無珠金寸錦之附。

范質性儉約。不受四方遺賂。自五代以來。宰相取給於方鎮。由質絕之。爲相輔。居第止十一間。門屋庫廩。周太祖嘗令世宗詣質。時爲親王。軒馬高大。門不能容。世宗卽下馬步入。及嗣位。從客語質曰。卿所居舊宅耶。門樓一何小哉。因爲治第。

周世宗嘗欲以資儀陶穀並命爲宰相。以問范質。質曰。穀有才無行。儀執而不通。遂寢其事。太祖又欲令參知政事。趙普憚其剛嚴。奏以薛居正代之。終不入中書。亦其命也。

雷德讓判大理寺。一日有疑獄。非次請對時。太祖放鷺禽於後苑。見德驤。奏曰。陛下以放禽爲急。刑獄爲常。臣切未諭。上怒。舉持玉鉞撞之。二齒墜地。德讓拾而結於帶中。上謂曰。汝待訴我耶。德讓曰。臣安

敢訴陛下。自有史官書之。上從而悔。厚賜以遣之。

竇儀自周朝以來。負文章識度。有望于時。搢紳許以廊廟之器。儀因以公台自許。急於大用。乃設方略。以經營之。爲端明殿學士。判河南府時。括責民田。增其賦調。欲期恩寵。以致相位。當時洛人苦之。又嘗奉詔按筠州獄。希世宗旨。鍛鍊成罪。枉陷數人。士君子以此少之。

權某爲翰林待詔。有良馬日馳數百里。陶穀欲取之。累言于權。權曰。學士要誠合拜獻。某年老有足疾。非此馬馴良不能出入。更俟一二年解職。必以爲贊。穀心銜之。後因草密詔。召權於閣中書之。穀曰。吾嘗愛權卿破體王書。寫了進本來。權卽與書之。穀突入閣中。取其本。乃謂權曰。帝王密詔。內有國家機事。未經進御。輒寫一本。欲將何用。洩漏密旨。罪當不赦。卽呼吏作奏牘。發其事。權不能自明。但皇恐哀訴而已。穀曰。亟將馬來釋爾。遂并馬券取之。

又嘗奉使兩浙。獻詩二十韻于錢俶。其末云。此生頭已白。無路掃王門。時穀官是丞郎。職爲學士。奉命小邦。獻詩已是失體。復有掃門之句。何辱命之甚也。

又浙帥開宴。置金鐘以爲爵。爵穀後因臥病。浙帥使人問其所欲。穀以金鐘爲請。浙帥以十副贈之。乃以詩謝云。乞與金鐘病眼明。其荷得無恥之如此。及復命。將出其境。卽賦詩于郵亭云。井蛙休恃重溟險。澤馬曾嘶九曲濱。請令人傳誦。冀掩前詩之失。穀之狡譎多此類也。

劉溫叟方正守道。以名教爲己任。幼孤。事母以孝聞。其母甚賢。初爲翰林學士。私庭拜母。卽命二婢箱簪。

公服金帶。置于階下。謂溫叟曰。此汝父長與中入翰林時所賜也。自先君子薨背以來。常懼家門替墜。今汝能自致青雲。繼父之職。可服之無愧矣。因歛歔掩泣。溫叟伏地號慟。退就別寢。素衣蔬食。追慕數日。然後服之。士大夫以爲得禮。溫叟累居顯要。清貧尤甚。未嘗受人饋。知貢舉時。有經學門生居畿內者。獻粟草一車。溫叟却之。其人曰。此物出於躬耕。願以致勤。溫叟不得已而受之。卽命家人置衣一襲。以爲答。計其直。卽倍於粟草矣。自是無敢獻遺者。爲御史中丞時。嘗道由乾元門。左右奔告。聖駕方御樓。溫叟如常而行。樓側下馬。入奏曰。此門按故事。非賜大誤。不御。今陛下無故而登。軍庶幾或聞。則有恩給之望。臣所以不却導從者。不欲警彼耳目也。非禮勿動。臣職當風憲。敢不言之。上遽還給內帑三千緡。付縣官以自罰。

趙普自樞密副使。授集賢殿大學士。是時范質等皆罷相。中書絕曹。普授官勅。無人署字。太祖在資福殿。普因入奏其事。太祖曰。卿但進來。朕爲卿署字。可乎。普曰。此有所行。非帝王所親之。太祖俄曰。卿問陶穀資儀。必有所說。普乃召問之。儀曰。唐文宗時。甘露事後。中書無宰相。然當時冊命輔相。卽不知何人。今皇帝京尹官是中書令。此正宰相任也。署勅宜矣。普入奏。遂命太宗署勅焉。田錫爲諫議大夫。疾亟。進遺表。眞宗宣御醫。費上藥馳往。已無及矣。俄召宰相對。袖其表而示之。且曰。朕自臨大寶。閱是表多矣。非祈澤宗族。則希恩子孫。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。而儆戒於朕。與歎久之。命優其贈典。

寇準再入中書。魏野貽詩曰：好去上天辭富貴，却來平地作神仙。未幾南遷。常誦此詩句。

崔遵度爲太子諭德。性方正清素，尤精於琴。嘗著琴義，以天地自然有十二聲徵，非因數也。范仲淹嘗問琴理於遵度，對曰：清麗而靜，和潤而遠，琴書是也。

李遵勛、楊億、劉筠常聚高僧，論宗性。遵勛命畫工各繪其像成圖，目曰禪會。

陳省華以大卿居家。其子堯叟參樞密，堯咨掌制誥。每朝退，端服來侍。偶賓至，則導茗酪焉。張詠爲兵部尙書，臨終上疏言：丁謂姦邪，用之亂國，願斬之，以謝天下。

國老談苑卷第二

王旦在中書。祥符末。內帑災。縑帛幾罄。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。草三上。旦悉抑之。頃而特率屬倂訴於宰府。旦徐曰。瑣微之帛。固應自至。奈何彰國弱於四方。居數日。外貢倂集。受帛四百萬。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。

王嗣宗爲御史中丞。眞宗一日幸相國寺。回自北門。嗣宗上言曰。天子行黃道。豈可由後門。臣任當風憲。詎敢廢職。上悅其直。給內帑三千緡。以自罰。北門由是不常開焉。

曹璨彬之子也。爲節度使。其母一日閱宅庫。見積錢數千緡。召璨指而示曰。先侍中履歷中外。未嘗有此積聚。可知汝不及父遠矣。

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。不營私第。處士魏野贈詩曰。有官居鼎鼐。無地起樓臺。泊準南遷時。北使至內宴。宰執預焉。使者歷視諸相。語譯導者曰。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。畢坐無答者。

王旦在中書二十年。常日罷歸。徑趨書閣。闔扉以自息。雖家人之親密者。不復接焉。常以蝗旱憂愧辭位。俄而疾發不食。眞宗命內嬖爲肉糜。餵翰臠器以賜。日常三四。旦疾亟。聚家人謂曰。吾無狀。久坐台司。今且死矣。當視髮緇衣。以塞吾平昔之志。未幾而絕。家人輩皆欲從其言。惟婿蘇耆力排而止之。張知白爲參知政事。嘗言參政之名。實貳彼相。禮當隆之。每乘馬直入政事堂下。

寇準鎮大名府，北使路由之，謂準曰：「相公望重，何以不在中書？」準曰：「主上以朝廷無事，北門鎖鑰，非準不可。」

李允則守雄州，匈奴不敢南牧，朝廷無北顧之憂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，復斂民間錢起浮圖，卽時飛謗至京師。至於監司，亦屢有奏劄。眞宗悉封付允則，然攻者尙喧沸。眞宗遣中人密諭之，允則謂使者曰：「某非留心釋氏，實爲邊地起望樓耳。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候，允則不欲顯爲其備，然後謗毀不入，畢其所爲。」

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，忠懿王宴之，因食蟪蛄，詢其名類。忠懿命自蟪蛄至蜚蜉，凡羅列十餘種以進，穀視之，笑謂忠懿曰：「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。」

田錫知制誥，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回上殿，因訪民間利病。錫上言曰：「陛下苟令三班奉職上殿言事，未審設呂蒙正已下何用，乃罷之。」

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，時九月旣宴，薦瓜，主客舉謂世長曰：「此方氣候誠早，彼想未也。」世長對曰：「本朝來歲季夏，此味方盛，故知其節物晚也。」

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，旣至，宴主客謂涉曰：「南朝食肉何故不去皮？」涉曰：「本朝出產絲蚕，故肉不去皮。」楊億在翰林，丁謂初參政事，億列賀焉，語同列曰：「骰子選爾何多尙哉，未幾辭親逃歸陽翟別墅。」陳彭年在翰林，所兼十餘職，皆文翰清祕之目，時人謂其署銜爲一條冰。

馮拯姬媵頗衆。在中書。密令堂吏市珠絡。自持爲遺。或未允所售。出入懷之。有及三四夕。

魯宗道爲正言。言事違忤。眞宗稍忌之。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。臣在諫列言事。乃臣之職。陛下以數而忌之。豈非有納諫之虛名。俾臣負素飡之辱矣。臣切愧之。謹願罷去。上喜其忠懇。勉而遣之。他日追念其言。御筆題殿壁曰。魯直。

蘇易簡在翰林。太宗一日召對。賜酒甚歡。上謂易簡曰。君臣千載遇。易簡應聲答曰。忠孝一生心。上悅。以所御金器。盡席悉賜之。

种放隱終南山。至老不娶。養母。非力耕之粒不饋。四方從學者幾百人。由此被召。

寇準有飲量。每飲。賓席常闔扉輟驂。以留之。未嘗點油。雖困軒馬廐。必用蠟炬。

陳恕長於心計。爲鹽鐵使。釐宿弊。大興利益。太宗深器之。嘗御筆題殿柱曰。眞鹽鐵陳恕。

李宗諤爲翰林學士。家雖百口。雍睦有制。眞宗嘗語侍臣曰。臣僚家法。當如宗諤。

李遵勗爲駙馬都尉。折節待太宗。楊億爲文於第中。築室塑像。晨夕仲函文之禮。刻石爲記。未幾億卒。

寇準年三十餘。太宗欲大用。尙難其少。準知之。遽服地黃。兼餌蘆朮。以反之。未幾髭髮皓白。

查道以謹儉率己爲龍圖閣待制。每食必盡一器。度不勝。則不復下筯。雖蔬茹亦然。嘗謂諸親曰。福當如是惜之。

祥符中。議營昭應宮。計其工十五年而成。丁謂總領其事。以夜繼晝。每繪一料。給燭二條。踰七年而就。

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。眞宗一日問積食原於何代。鎬對曰。漢景帝爲太子。文帝鍾愛。旣居東朝。文帝念之曰。太子之食必料差殊。乃命太官每具兩檐槽。以一賜之。此其始也。

魯宗道爲參政。以忠鯁自任。嘗與宰相議事。時有不合者。宗道堅執不回。或議少有異。則遷諍不已。然多從宗道所論。時人謂曰。魚頭公。蓋以骨鯁目之也。

天聖初。朝廷清明。賞罰必信。時王欽若王曾張知白魯宗道皆以忠義許國。故風采聳動。雖姚宋佐唐。蕭曹出漢。無以方此數君子者。

咸綸待制龍圖閣。天書初降。羣臣表賀。詞皆溢美。綸獨言曰。曠古未有此事。不可恃之爲祥。當戒慎修省。以答天意。眞宗覽而嘉之。

張詠鎮杭州。有訴者曰。某家素多藏。某二歲而父母死。有甲氏贅於某家。父將死。手券以與之曰。吾家之財。七分當主於甲。三分吾子得之。某旣成立。甲氏執遺券以析之。數理於官。咸是其遺言。而見抑。詠嗟賞之。謂曰。爾父大能。微彼券。則爲爾患在乳臭中矣。遽命反其券。而歸其資。

魯宗道以孤直遇主。公家之事。知無不爲。每中書罷歸私宅。別居一小齋。繪山水。題曰退思巖。獨游其間。雖家人罕接焉。

查道罷館陶尉。與程宿寓於逆旅中。夕有盜取其衣。旣覺呼宿曰。衣有副乎。翌日當奉假。盜聞之。棄獲而去。

寇準謫營道。惟衣裘繫爲相時所得金笏頭帶。當權希時者諷其逾禮。準拒之曰。君父所賜。服之不忘。未見禮之失也。諷者慙惡而退。

丁謂在朱崖。家于洛陽。爲書敍致。真宗恩遇。厚自刻責。且勵家人不可與怨。遂寄洛守託達於家。洛守不敢私開。遽奏之上。覽而感動。遂有雷州之命。

王旦在中書。東封西祀。悉管總領。祥符中。處士魏野令山童持詩以獻曰。聖朝宰相頻頻出。君在中書十。四秋。西祀東封俱禮畢。好來相伴亦松遊。旦袖其詩。累於上前求退。不遂。

杳道初應舉。自荊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。至襄陽逆旅。見女子端麗秀出。非塵中之偶。因詰其所來。乃故人之女也。遂以行囊求良謹者嫁之。是歲由此罷舉。又嘗於旅邸床下獲金釵一束。且百隻。意所遺者。必復來求之。向晚。果二人至。見道但嗟惋而已。道詰之。具言其所遺。如道所獲。遂盡以付之。其人驚喜。請留三之一以爲謝。道固拒之而去。

丁謂既竄朱崖。路由湘潭佛寺。飯僧爲文以自敍。其略曰。補仲山之袞。雖盡巧心。和傳說之薨。難調衆口。既至貶所。教民陶瓦。先爲公宇。次營所居之第。爲小樓。日遊其上。閱書焚香。怡然以自得。後將有衡陽之命。諫官劉隨上言曰。彼擅移於陵域。將不利於嗣君。合取頭顱置之郊廟。遂中止。

王旦在中書。祥符末大旱。一日自中書還第。路由潘氏旗亭。有狂生號王行者。在其上。指旦大呼曰。百姓困旱。焦勞極矣。相公端受重祿。心得安邪。遂以所持經擲旦。正中于首。左右擒之。將送京尹。旦遽曰。言